

德

志枝賤

天多哀士等福不降臨人

者以奉天聖以合端新制於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昨偶憶藏弃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間漫織碎

文章不如  
此不名大  
家

今人寫生  
之文只取  
生動故不  
免失之佻  
巧大家亦  
不免此弊

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媿媿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  
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  
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  
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  
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  
意則又以為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  
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為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  
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詈猶恐疲癯聾聵之夫  
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  
明哲而不可概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  
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采葛世則有然  
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厲如  
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為震霆凝為怪雹動盪摧  
陷為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為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  
有所窮不得已也即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  
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誣流為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  
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  
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琬琰易羊皮終必為明

巨源之死  
最慘誠足  
太息

想見一時  
數君子相  
與切摩爲  
有用之學

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翁曾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未幾橫折。推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至。爲徐王之失。而今已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卽深自矜負。正其巧于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俛畢肖。觀者撫手悲愉。涕出及其旣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之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精衛填海。愚叟移山之誠。以貫徹于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于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肖。况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其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與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

宗一妄言之。

與魏凝叔

庚子

蘇子謂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不為物役。極善居心語也。近見友人立精舍於大道之旁。頗謂非此際所宜。令觀者妄生覬覦。其事既成。心欲言之而口不能盡。後悔之。凡三致意。友人不為止。遂有家禍。匪為人事。天道固不欲君子今日泰適耳。勺庭藝植。雅飭池圃。此小事。非有大過。特窺意中沾沾矜重。漸欲成癖。癖止宜。畸士詞客。吾輩有此。則器識不達。不

諸葛淡泊  
寧靜之說

大古人德業勲名。每因愛染耽着。生出大弊大害。茲不必。叔子損其跡。亦自損其心而已。否則吾輩洞觀古今。卓犖獨立。而其志乃反出申屠蟠呂徽之下。奚可哉。望比一室九口。寢食坐立。殆非人狀。恒竊念陽羨書生。求寄鵝籠中。宛然與雙鵝並坐。籠不覺小。負之都不覺重。鵝亦不驚。故腹中容得許多人。物擺佈得出。收拾得下。輒復憬然自失。此雖稗言。可以喻大達之。則顏氏瞿瞿陋巷中也。叔子宜同念之。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胤禧胤禮

一句兩句  
間令人十  
日味之不  
盡又不爲  
楊焦之故  
爲艱深

與人

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又

工以技貴。士以技賤。

又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語。非吝此水。其一良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又

人于聚順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

又

爾輩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纔思彌縫。彌過去。遂覺。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入棘叢。滿身被刺。求救方脫。然何如不入荆棘。爲高乎。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采書

嚮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知之。然又不可不答。竊彷彿其大概。謂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匪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

彌過去深  
中病根吃  
虧多少

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  
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  
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克之而後出  
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脉焉以貫之而後榮  
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情者辭之本也本不  
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  
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  
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唯患性  
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  
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  
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必  
將洋洋克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操觚擗管之士逆  
而溯焉不可得而幾也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  
數大備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勤勤  
懇懇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自不媿古人夫而後  
知文之必生于情也又何章句之足云

與子弟論文

真奇文字  
不必讀七  
十二峰記  
矣

王文恪公七十二峰記。凡六百一十二字。均分至少。每峰亦應得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占去若干。他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起結語。占去若干。幾于七十二峰。本位無有一字。乃其敘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相應一籌莫展矣。

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而節其不勝也。人于藜藿既飽之餘。強以珍饈。亦必膨亨而不適于體。收結恒須緊束。或故爲散弛。解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

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反爲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可爲今人  
傳誌之矩  
矍然世終  
難以語此



能寫難寫  
之狀彥和  
論文所未  
及

司馬遷史  
記魏武帝  
詩皆不忌  
直寫者

自巳文字  
好故論文  
能如此好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  
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  
肖若另結構未免剗員方竹也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辭格

苟非市井卽小兒耳規倣俗所謂套如李于鱗輩之  
作樂府及唐古風之類是也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

神情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

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

典徒欲作怪故也人之呵欠嘯必舒肆震動而洩

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

句長短亦復如是

魏禧永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

年二十一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

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

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

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

所志所言  
大約似陳  
同甫而尤  
期於誠朴

作謀以已  
酉冬沒矣  
年僅二十  
一易堂後  
勁遂少此  
後人

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  
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  
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  
得程山諸先生為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  
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其嚮往  
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  
以朋友為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  
卓犖之人蓋任天下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  
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為塗日長其才與學皆足以深

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

長者年踰六十少年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  
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  
傳故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

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

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

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

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

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

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  
 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吝。安於卑俗。  
 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于  
 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  
 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  
 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  
 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  
 無當。言大而夸。非曰乾餽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  
 自度吾量。斯可成。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

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  
 而休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  
 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  
 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

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  
 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  
 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  
 年。焜焜然若火之始盛。旣而志衰于嗜慾。氣奪于禍  
 患。心亂于饑寒。行移于風俗。學術壞于師友。及至強

令人自嘆  
 自悲何不  
 早爲之計

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燔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為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也。

與彭中叔

名任寧都人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卽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揜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粗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晦翁不能攝服同甫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為鐵種種辨論矣

切中今時學者之病

如此讀史鑑何必非理學之書

偶有所觸。質之中叔。意謂何如。并致而康教我。

與友人

萬世不易之說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卮言。獻之不暇。而敢靳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應其機。雖至忠至孝。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而小人所以成其惡。故明智。近于變詐。深沉。近于奸鷲。果斷。近于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殺賊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則操賊之刀。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之刀。卽以作賊。近于敝門中。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此書最得力者。不過三十篇。今先以五篇奉教。望細爲推求。指其謬妄。幸甚。

與人論地獄書

君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耳。僕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荀偃訟厲公。亦旣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

論奇而確

予嘗語康生人口頭有地獄則心中有地獄心中有地獄則真有矣

萬法惟心地獄亦起于心耳

兄善伯曰從無証有確確可據思理最精最微而言之顯淺人可悟讀此乃知徒謂借地獄以警人者猶庸人之見也

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牝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憤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讎讎。祝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蟣、蠅、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蟬而白者。存丸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

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扑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子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扑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

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魏禮 和公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意則此乃為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窮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懼。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詣。而。不。奪。吾。志。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也。區。區。之。心。竊。所。跂。望。于。我。友。

魏世傑 興士江西寧都人

答臨川王元升書

傑頓首復書。元升王君足下方今帖括沈人心。知于當世務。不知馬之幾足。塞耳泥首。老死牖下。間有言行。誼言經世者。則羣指而笑之。以為是怪物異類也。交友道喪。亦是之由。况誰復能自得師者。嘗觀奇士

彭躬菴曰 吾讀近少 年往復書 頭森森欲 嘔且卧以 其中無所 存徒攀緣 古人自飾

浮夸耳似  
此高爽平  
實尺幅內  
有無限真  
意自益益  
人最耐咀  
段

後之紛紛  
者讀此廢  
然返矣

偉人不生于時平有道之日。而天地寥濶。萬物闕塞。則非常之士隨在而有。然士無過人之力。則不能屈于人。志識不高。則不能事人。故家大人論留侯曰。圯上之納履。與博浪沙之擊一也。夫士必有識而後足成其志。有其力而後可以見其識。平居讀書論議。可以廣識。而所謂力者。非有毅然之氣。身試于艱難險阻。危疑利害之間。則無由以自出。足下生三十餘年。未賞一執贄有所師事。及得遭其人。而又惟恐以文字之徒進。必欲得所以事師之意。積誠于三年之久。

而決于一日。則足下之識與其力。固已恢恢乎得行其志矣。傑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時。正恐為勺庭諸子羞。今讀手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自言得失之故。休惕于其心。日益不能已也。已。

呂公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偽齋集

示人

常言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



秦鎬京河南汝陽人頭責如何不飲集

與某司理

王廣文移鐸而西。妻孥蕭索。共踏火雲。殊為可念。諸子衿欲勉留數日。煩齒芬一達當事。以冷官而待秋風。分固宜也。

張民表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塞菴遺稿

答周減齋

偶閱伍容菴彭玉立兩君漫錄評正。于有駁錄矣。伍有駁錄。于復有駁錄。大為可笑。記前修有言。只管嚷作甚麼。二十年後。各有一土饅頭。在此語不識。兩公曾聞之否。

周文煒赤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四留堂集

與賈徙南

每讀史及諸傳。不三四行。即定其人善終與否。至傳末。失者僅十之一二。然不于其身。又見于其子孫矣。我輩立身行已。當于前三四行。謹慎為之。毋令後之讀史者。甫開卷。有以定我之生平也。

與人

高康生日  
讀之凜然

古人驗心于夢。朱子曰：人于日用之間不思，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侯王，惡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為凡夢，俱可告人。夫至凡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示長兒

少說一句話，吉祥善事少見。一個人清淨道場。

周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嘗實堂集

復長汀馬生次京圻

某

少時略識之，無讀書纔能上口，便妄意學為詩古

文辭。至今三十年，未能窺古人萬分一。長而遊覽四

方，以積生結習，好與交游商略。一時同人遂有以此

事謬相質詢者。久之雖未通縞紵，奉音塵亦莫不千

里寓書，以詩古文遠相印証。豈某果足以廁壇坫之

末哉？亦不過一二高才寡和之彥。見所操有近已者，

喜引為同調耳。足下忽復遠辱魚書，過相引重，至謬

比之陶杜歐曾，在足下雜採虛聲，無暇考其蘊實，而

某亦何敢自外聲氣不盡言以相正。蓋今日之詩不

黎愧曾曰平常敘述中亦自渾渾浩浩正後所謂得歐曾之所自來者

王望如曰二語當懸之中堂

高蘿栖曰  
從藍本數  
變而後不  
止失其意  
矣

患不陶杜。而患不知陶杜之所自止。今日之古文。不  
患不歐曾。而患不求歐曾之所自來。其弊必至於天  
下之詩文。皆陶杜歐曾。而實為有識者之所掩口。總  
緣不求其所自來。不究其所自止。始焉以陶杜之詩。  
襲為陶杜。繼焉以襲陶杜之詩。為陶杜。始焉以歐曾  
之文。擬為歐曾。繼焉以擬歐曾之文。為歐曾。轉相倣  
效。驅染成風。有病入膏。盲而猶自以為全人者。豈不  
可為之大哀哉。惟足下之詩。知其所以為陶杜者。何  
在。而發為高響。殊非齊梁中晚所可企及。因而推足  
下之文。必知其所以為歐曾者。何在。而吐其奇氣。定  
非六朝晚宋之所可妄測。某目前為吏牘所糾纏。不  
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麋鹿。自遂將以採一代之聲  
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藉光足下此編。當  
必不少也。

復上杭劉生麗兼 金開

當今風雅凌彝。文章道喪。得足下弘明斯事。既探理  
奧。復深經術。乃以餘力作為詩歌古文。則異日起衰  
振弊。繼昌黎永叔而興者。舍足下其誰歸。不佞每見

黎魏曾曰  
一瀉而下  
足見河流  
千里

後來之彥領袖英絕者則不靳嘆賞咨嗟不啻口出  
惟恐不見知於當今不永傳於來世固無今昔無少  
長一也而目前以沉淪世網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反  
使夙志忽忽從風塵吏牘中因循疾逝自恨蹉跎恨  
悔莫及而來教殷勤過相推許若於不佞有嗜痂之  
癖者豈非苔岑雅合固有不爽如是者乎然不佞之  
所期於足下者尤願以用世爲砥礪如古昌黎永叔  
以及文忠文正諸公皆以斯世斯民爲己責使其道  
日見之施行而後舉而筆之於書所謂天下文章莫  
大乎是仁義之言藹如也足下負英異之姿篤沈湛  
之學揣摩世務研究天人惟皇皇焉閉戶以窮年一  
出而應王者之求固將有黼黻皇猷潤色鴻業文炳  
文蔚之偉觀豈徒雕蟲篆刻子雲呵爲壯夫不爲者  
乎若乃窮愁著書好爲嗟卑嘆老之言以庶幾賞音  
之一契如來論所云伯敬之於白雲者又豈不佞之  
所望於足下者耶至於高文大篇不妨傾囊相示不  
佞雖復憤然聾瞽極力表揚固不必以跋涉山川浪  
費時日效世俗所爲徒於大業相妨也足下幸自愛

答長汀李生化舒日長

星子曰妙舌

愧曾曰惟化舒足以語此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家言非以過高之論繩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為文章成其為章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為一身也以此推之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沉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為造物所不可少者如使以冉冉之氣而附以難轉之堅則不可以升英太空矣使以百鍊之質而雜以炎上之威則不可以爭貴鼎彝矣予見太史公世家列傳中雜取周秦故實不能不資之尚書左傳國策諸書然每增易古人一二字句豈誤書哉又豈自作聰明視古人猶有不足於此哉亦以我之氣體業已如是則古人之不如是者常足以間之如鳧鶴之不相易涇渭之必不可淆故稍為損益之以就吾之節度則雖尚書左傳國策之書皆我一人自筆之書矣讀足下古文詞蓋真化舒之文而非今人襲為秦襲為漢襲為唐宋大家之文也敢於

足下一暢言之。

復江寧劉生黎先然

良書見及。若不屑沾沾向帖括家。僅工塗澤。以階梯功名者。與之質。而虛懷下問。及於迂疎不合時宜。如僕者。若謬引僕為聲氣。必欲與之同調。僕何人斯。敢當盛意。及讀足下鴻文一集。乃始愕然驚喜。知足下留心於古文有日。其所為古文。已章章如是。是其服習於八家之學。固能窺其蘊奧。而澤其精華。其於古人之道。已矻矻然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故矣。方今大

黎媿曾曰  
此等用筆  
求之近賢  
惟艾東鄉  
為能

雅衰敝。文章榛蕪。昌黎廬陵之絕業。既已不振於區內。而金陵景物麗都。人士亦多風華少質。實求其敦崇古學。以上接漢宋風規者。漪園太初兩先生。後遂難嗣響。而足下巍然振起。不為俗學所奪。不為風氣所移。固僕所旦夕欲見其人。與其所為文者。苟非足下之虛懷下教。僕年且髦矣。亦何由及見高文。與一日得見足下之為人哉。今既當吾世。見其文以庶幾見其人矣。又豈徒以一見為幸已哉。則將有人焉。紹昌黎廬陵之絕業。以召來茲於千百世。惟足下是屬。

余澹心曰  
三段錯綜  
而出今人  
不能尋其  
段落之迹

羅星子曰  
議論中夾  
帶敘事子  
長法也

惟足下是望望之深則其規之也當切而不一言以相規正又豈所以遇足下乎而足下又實無可規正也率其狂瞽以與足下相摩切惟足下勿速成也凡人之欲成一事以爲足以成之矣不敢驟以爲成也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則其成也不可易視古人之成非一旦而止則吾之效古人亦不以一旦而盡循焉取古人之精氣與吾之精氣相持於可久而後可有成而古人之自言其得與勇於自任者固不必襲其聲容也若夫所與之人不可不嚴爲擇別言之非人毋論其言既失而並使氣不光偉非文章之小疵也如某者與艾東鄉爲同里時東鄉與雲間以文事相齟齬謀攻東鄉者欲以其鄉之人攻之謀之曾庭聞曾怒拒之遂及其某即出而與東鄉辯毋論東鄉學業有本非某所能訾議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之戈其心術已不可問又何足與之謀千秋大業哉此不可不慎絕其人也足下深於理學理學爲文章之根幹僕豈敢有異論獨宜稍自矜慎恐溺於章句漸流爲宋人語錄亦使文章不振足下視紫陽伊川

之書何如龍門扶風哉。况理學自在天壤，彰明較著，卽辨晰秋毫亦宜以光偉雄雋之筆起之。然後不蔽今古，吾願與足下由唐宋以進，窺秦漢之堂奧而已。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足下規，固非有加於足下也。由足下之意而推廣之耳。文選僕三十年來妄爲哀輯者，出以示人人，多棄其所學而從事於此，幸足下正之，何時樽酒一細論乎。

###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隱君涵光曰：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左誣魏葳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濬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駢麗之文，壯而悔之一規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惟



王望如曰  
使人憬然

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毒詈匪類妙  
極形容未嘗不痛快人心而惟憾發于羣奸既死之  
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  
操觚所譏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  
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  
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  
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談以毀謗諸正人者又當何  
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與同事

蘿栖曰令  
人無處可  
避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有一人號為  
望火馬又一人號為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  
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柰之何

與康生

桓豁鸚鵡能入甕中作齟鼻人語此君之文殆如甕  
中齟鼻人語不止似疲牛拽重車也

答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即令得大軫國紫米  
炊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即使天能雨粟亦必如

高雲客曰  
兩用事止  
見趣絕

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槩雨。則予依然日窺米甕矣。公尚苦饑。予將柰何。

與黃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搯橘皮成鶴。起舞而名。黃鶴峰以峰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橘皮成耶。抑松花撲耶。二者居一總。太清空。但恐空餓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闇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佐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挺。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宋轅文學憲

敬上公。江瑤柱二十枚。瑤柱出興化之涵江。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爛。不忝瑤名。余驟見之。語人曰。卽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所有矣。食宜去其肉。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

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故不甚咀嚼。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莆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安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噉之。咸謂得未曾有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會城人。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余至後。令蜚人索之。梅花厂石間。間亦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蜚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為未嘗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幾矣。公念之哉。

與長樂同年郭蓮峰

公以瓜荔相貽。皆珂里上品。最中予嗜。但予更有請焉。欲求荔大如瓜。瓜甜于荔。

與何省齋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纍纍。任人提弄。近

康生日妙  
諱自是長  
公後身

安靜子曰  
借一江瑤  
發出如許  
慷慨使無  
聊之士讀  
之泣數行  
下

則變為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醉耕堂遺稿

與張文寺

公詩四章。即和如來數。然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而絕脰矣。

結隣集卷之十四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唐

時

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先輩曾謂文章與時上下。而米元章論書法。亦有時代壓之。不能高古之說。殆未盡然矣。時天氣凝寒。取溫水盥手。兩手入盂中。一手覺水熱。一手覺水寒。因

子弟與文  
寺伯紫諸  
公倡酬詩  
頗有自得  
之境借以  
去秋謝世  
矣其遺稿  
予方料理  
梓之讀此  
贖然

論事爲文  
全以悟頭  
爲主自是  
深於禪乘  
人

緜陵集 卷之十五  
微笑感悟淺人讀古人書殆如吾冷手入此水深人  
讀古人書殆如吾熱手入此水也淺人讀古人書古  
人將而我軍深人讀古人書古人軍而我將夫我爲  
將則古人惟吾所用矣嘗觀唐安史之亂自有子儀  
光弼殊不足定至異日以朝儀旣灰之燼而李郭當  
之若掣其肘何也其所爲節度者皆庸人也然幸值  
郭李之忠義止於無功若以此輩庸人而節制淮陰  
等名將天下事更有不可知者矣

與艾子魏

方孟旋先生與余言文章收得盡不如棄得盡夫收  
未。有。能。盡。者。也。棄。之。所。攝。也。達。已。要。當。視。其。有。可。棄  
與無可棄耳子女玉帛無所取天下在其掌中矣

與沈雨公

夫丈夫之有才也如女子之有色尋常容止年二十  
得字庸夫晝而飽食夜而高眠何怨何恨惟不幸而  
抱絕世之姿新粧日照香袖風飄流涕之端開矣縱  
然嫁得其人猶有吟白頭而悲感者假使文君不遇  
相如黑頭之怨何如哉昔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而

旁人聽者  
淚下不止  
何況當人

子瞻病之日。豈有立談之頃。而遽爲人痛哭流涕者哉。子瞻獨不思賈生平日讀書。流覽居諸。其釀淚之本者。蓋不知積幾歲月。一朝撥其輪緘。自然呼號。傾瀉不能抑禁。又安可以爲遽乎。今也有一士焉。三十載風窓雨夜。呶呶叫呼。其得意處。恍惚鬼神相泣。而不能邀曲江之一席。以東南半天下文人墨士之所推許。而不能飽故園之芋栗。將爲流涕乎。痛哭乎。殆非取辨於立談之頃。而子瞻亦不能忍譏其爲遽者矣。

與何匪我

吾輩讀辯士書。心氣輒逞逞。讀大賢書。心折其理矣。而氣猶未靜。至讀聖人書。不知何以降心抑志。如論語中論說君子小人。凡說小人處。無一不與我輩有分。可謂切骨之鞭笞。而低徊墮淚。不敢求伸一辯者。何也。當時聖人無以善服人之意。但從大悲心地。發爲憫憐之語。是以所感之深淺。或有不同。而其不敢抗忤。則一而已矣。

與林李二君

以佛語雜  
菩薩語而  
能辨其孰  
爲佛孰爲  
菩薩不必  
有其事不  
可謂無其  
理

從來論文  
無如此通  
達痛快者

凡處事行文。只求快亮而止。夫處今之世。而欲使操  
觚之士。過其幽深。致遠之趣。而爲濕木敗鼓之音。此  
亦必無之理。顧今日爲晦昧結轡之語者。予政不病。  
其思之有餘。而特誚其思之不足。苟其思至于透徹。  
則口頭話言。自有雋之不盡。而味之無窮者。夫寒士  
寤言一室之中。正謂山川風氣。藐如河漢。窮簷幽隱。  
伏若覆盆。君父天高。隔於萬里。而行將以一布衣。經  
理其間。專藉此七寸管。起伏鈞鏤。探出古人肺腸。以  
爲異日合轍之軌。使千百年前古人鬱而未發之精  
神。躍然露吾筆下。而異日當官解天下之鬱。宣萬方  
之滯。先現其影像於此。若其臨池之際。先構一不明  
不白之圖畫。卽此不可告人之文章。便是不可告人  
之心事。又豈能達霄漢之精神。燭下民之怨恫。通九  
州萬里之情形。於吾指掌之間哉。

與方孟旋

大凡人與物之相遭。而無間然者。其間必有故焉。聖  
人持教。中國不欲見千手千眼之相。而寓之物。以呈  
焉。若兩相之相合。其實一體也。包犧之與河圖。何以

其實千手  
千眼原是  
寓物以呈

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  
夫婦止是  
一人

幾於章子  
留書矣

相。遇。而。了。了。哉。舉。凡。臣。主。之。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  
人。也。物。與。物。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伏。義。河。圖。  
一。人。也。堯。舜。禹。臯。一。人。也。魚。之。與。水。一。人。也。今。夫。人。  
兀。兀。几。席。之。間。而。不。知。官。吏。之。中。有。我。身。焉。不。知。將。  
軍。之。中。有。我。身。焉。不。知。魚。蝦。蚊。蚋。之。中。有。我。身。焉。世。  
之。好。飲。食。者。日。日。或。自。殺。其。身。焉。而。皆。不。知。也。皆。緣。  
其。願。力。不。一。福。罪。相。參。不。能。合。一。耳。人。有。百。骸。無。恙。  
或。一。肢。作。祟。或。一。臟。為。害。而。人。斃。焉。此。一。官。一。臟。皆。  
怨。業。之。所。湊。而。願。力。不。能。合。焉。故。耳。故。夫。人。一。身。之。  
中。有。仇。讐。焉。天。下。之。大。有。我。身。焉。氣。力。之。厚。者。生。子。  
生。女。而。稟。相。皆。厚。氣。力。之。薄。者。支。一。身。而。不。足。厚。者。  
一。日。為。數。義。而。呼。成。一。氣。薄。者。為。一。義。而。寸。寸。皆。斷。  
見。相。之。虧。虛。聽。於。氣。力。氣。力。之。厚。薄。聽。於。願。力。焉。耳。  
孟。子。所。謂。志。一。則。動。氣。也。

與易曦侯

吾。取。富。貴。第。一。流。人。與。患。難。第。一。流。人。總。其。苦。樂。不。  
甚。相。遠。目。下。各。有。不。稱。意。一。事。胸。頭。打。攪。前。塵。又。各。  
有。一。件。可。貪。可。求。之。影。寄。其。攀。援。驟。指。其。笙。歌。魚。肉。

只做大和  
尚語錄看  
亦當在憨  
山紫栢間



而謂之苦趣。信之或有未及。若坐其打攪攀援湯澆火炙者。爲樂。彼應自疑。余曾見一吹客讚嘆貴人。貴人某云。爾等看我輩。如人看火魚。遊白磁碗中。衣服之美。宮室之奉。火魚似極。人間之樂。然火魚束縛一器之中。殊不受用。人不得而知也。近聞一諧語。人遇虎於山中。迫而上樹。虎蹲樹下。勢亦將上。人扼其項而騎之。虎負其人。而至村落。兒童拍手齊看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但不知仙人之苦耳。此皆世間切身棒喝也。天肯以富貴與人。而不肯以樂與人。非天輕其富貴。而吝其樂。凡人眼下不稱心。旣是苦業。而前塵貪戀。又是苦因。一生奔走經營。只種富貴田。耳何曾頃刻種樂田哉。身外一絲一飾。重如性命。胸頭湯澆火炙。如不關身。人之所求。天不得而吝。人之所棄。天亦不能奉也。人苟有以自樂。不拘何業。隨寄一枝。皆勝他人。而文字其最者也。然世間亦有能而不樂者。此其往因種文田。而未嘗種樂田者也。能而樂者。唯見曦侯而已。

與李小有

忽說到文字上無處不是這個

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為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為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讀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與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為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權現實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使其言有益於世間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古人一言投契輒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逢佳味不忍遽嚥亟吐以哺其懷中之人此

何等心腸乎然則小有之精神亦可窺其涯略矣

凌世韶

官球蒼舒泗沙江南江寧人

簡蘊公

前坐齋中談說生日彷彿尚遙不謂占却人日作生辰耶猝無他備薄具不足以當供但以寶齋中有天然幽篁積雪圖大堪作壽供不煩繪事已作繪竟而我念中亦具供矣笑笑

與張景遠

我師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

以後視壽但當隨其入隨其地拈取一幅作供勝於圖松栢岡陵也

無端之想  
見其情至  
前是一篇  
好祝文此  
是一篇好  
輓章

蒼舒遺集  
郭臥侯欲  
共陳涉江  
張文寺王  
穆如共刻  
之世人將

觀其全矣

時公忤執  
政以豆案  
繫獄七年  
長子震血  
疏詛神公  
為此戒之

初擬問南川之渡。卽宿草之阡。取近村醪醴。一醉空  
煙。聞彼山多石。取擊之碎。其嶄嶄者。令石聲與歌聲  
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肖  
序悲憶之詩。曰生前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  
嗟乎。蓋數年來。見稍似者。而意大慟矣。

簡吳玉宗

世途千載一悠繆耳。惟事故不勝咄咄也。益明鬼神  
之物。正堪深人之氣。屈信之數。彼以妙其權智者。早  
收其益。我曹屈而不能信。誰當信者。我曹信而不能  
屈。誰當屈者。念此乃行着痛癢耳。公解人自能辨此。  
人言愁我愁欲深。一付之澹然。遂亦澹然豁已。

倪嘉慶

篤之樸菴江南江寧人  
釋稱笑峰和尚

戒子弟

君恩置我爐鞴。鍛鍊凡根。得休歇地下石者。皆我善  
知識。若以冤家視之。則誤矣。

釋大然

笑峰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諱嘉慶

復趙居士

高咏大函。真可剖抉門戶。掃除葛藤。而本來平泯。無

笑峰看破  
此圈子真  
從前人所  
未發

狄梁公郭  
汾陽何如  
人哉天下  
事非文章

欲節人可  
辦然又未  
可以此藉

借龍為喻  
昌黎數十

是無非亦不妨於是非中薦取惟居士於古鏡未鑄  
之前及此鏡既破之後心眼相炤則鼻直眉橫手持  
足行事還其事豈可偏倚哉

劉思敬 純之覺岍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從來辦天下事者必皆一絲不挂然儘有一絲不挂  
而未足以辦天下事者矣要知祇是潔已邊事若謂  
持此遂無不可為恐亦未敢相信者也况潔已者多  
刻于世未必有濟無濟于世而猶自謂無愧即此一

絲牢不可破豈惟不破將終日詡詡然懸諸面門以  
為莫我若也平心論之時勢日益艱黎民日益苦有  
志手援者不在表已之無私惟貴民社之有濟果實  
心濟之可以無其名可以無其功并可以無所潔之  
已則庶幾一絲不挂也已何如

與范道安論文

火爐邊偶然一語足盡文章之能事雖久懷于衷苦  
無發露之處適吾兄舉與公贊伯之言若有合也習  
此道者先辨其是龍非龍非龍則魚蝦鰕鼈之智窮

字不爲少  
純之數百  
字不爲多  
然寓意各  
異

年不能出頭耳。既是龍矣，決無赤身跳躑磨鱗逆爪之理。必將噴薄風霆，吐納烟霧，傾倒銀河，莽慘日星。一滴之水，大于車輪；移山拔木，平陸爲浸。而此神物者，或止現一角一爪，或全不現身。轟磕隱隱之中，若有不可端倪者，已令人驚魂失魄，莫敢忤視。此與公謂未有不雲之龍也。然直徹上下，惟一龍之所爲，不聞其借勢于修羅魑魅，資力于蛟鼉鯨蜃也。况風雷亦其自應，非有意求其應。此贊伯所戒于雜，也不雜矣。雲雷在握矣，又不必終日矚目，怵聽以褻其威。時而九天時，而九地時，而陶公梭時，而葛陂杖，或若芥子，或颺輕縷，不失其爲龍也。夫然，則可以超物，可以爲物，以至于不可方物，而入于寥冥之域。文章之道，亦豈異是？惜不得其人而語之，無端觸發，不覺言之潦倒也。采芝堂逸藁，試爲檢出。或有繪龍非真者乎？抑有龍起雲不現者乎？不妨指示，毋謂某徒能話龍焉耳。

答黃學士

來教云：塵緣鞅掌，暫求寧謐，且不可得。果如此言，必

另求閒退方可料理乎。纔一姑待。便成曠日廢時。將來者不可必。且把目前。又丟却也。古之有成者。只要當下提持。故曰。眨上眉毛。早已錯過。居官應酬之勞。不過鏡中現影。而遂謂碍胸。正如病目見燈。有暈不知。由目病耳。定睛看時。無一事。一物不助我醒發。若云力量未充。只見許多勞攘。則亦錯向境上分別。實未反求而得耳。倘誤于境上會。即使有一席清涼地。宴坐焚香。而心識紛飛。亦無寧晷。即使寂靜澄定。一或不與古人所訶。如石壓草。如急流水。遠望似平。皆無益之戲論也。

又

里中自澹園先生後。遂不知有聖學聰明才辯之士。逃于騷雅淹博。蟲雕狐野。茫茫無據。吾兄崛起于斯。浩然有得。與弟輩析經術。直遡淵源。一切浮氣之士。聞而竊笑。以爲迂濶。今裒然首選。有徵足信矣。措大家眼孔。甚窄。見湛深問學者。未嘗不逢年。始愕然。回面易向。無論其出于誠與否。亦足爲末流中撥動之一助。

吳繩 天一江南江寧人

寄周旌姪

湛癡悠悠忽忽久矣。泥金從天下，顛倒衣裳襟捉肘。  
見如馬駭鼓驚狼跋，且寔愴父之態。宜其見笑于驛。  
騎也能強學安石圍棋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剝  
灰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腹齏鹽。  
摩娑青氈舊物，廉吏不可爲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枿  
敗腐，乃復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歎  
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爲也。登第樂事，然吾謂

得意時作此等危言，不是退後，正是深謀。聽者當如和吉之音。

能以儉素守之，則尤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  
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入具辦，問之皆稱貸于人。吾  
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  
無償，勢難自保。如嫠婦再醮，非必以淫多有爲貧者。  
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舊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  
向詩書希往烈。菜根可斷，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姪今  
日之遇，菜根回味，然勿劘此根，留作兒孫讀書種子。  
何如。

吳樹聲 周旌江南江寧人

與馬章民

回憶瀛臺奏賦時。問年丈所見溫室中何樹。昔梁武使人捧盈水繞殿而行。溢一滴不貸以死。奏樂其旁。終無一人聞者。誌公謂此心乃可入道。當日古文。今文無巧。無拙。波涌雲合。從何處得來。祇今閉門覓句。操頤頰。豎指腕。遷延未就。半紙堪發一噓。年丈弁冕玉堂。弟羨之而不能至。若微潤於車後馬通。左閨奉刺。右闈擁帚。弟即能之。亦不欲計。惟劉淫杜癖。差足自娛。而家載類多軼沒。匡壁借光。亦鮮慝志者。年丈

周旌閉戶  
讀書不與  
外事讀此  
知其自命

天祿奧帙。若可共讀。吾將為蕭穎士僕矣。

吳珊鄴侯石菴江南江寧人

鳳山集

與張南村

不善選詩。詩之厄也。而今之人爭選詩於無已。詩之厄亦無已。每念及輒為惋然。今人無能定先生詩者。先生曷不自定詩。貴自定。若不自定。後必為人所定。詩吾恐定先生詩者。未必先生也。而先生詩去矣。

送桑矩斯入都

聞兄入都門。昔日風景得如舊否。少年得意。倔強臂



不作道學  
體面語而  
提醒尤切

不掉者。最可惡。有一種寄情山川之堂奧而殷心爵位。見豪家大貴。濡羹拂鬚。百態畢露。又善轉語。驕人。昌黎謂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見具心眼者。覩若輩。知頭岑岑疼矣。我輩讀書。當在冷處着力。冷處着力。則熱處自耐得過。又須遇一事一物。極可欣悅。輒作意外不應想。吾身海濶天空。不着一見。渺然高寄於萬物之上。及事到面前。隨手應去。此逆億之學。孔子未許爲賢也。兄入都。從此酹酢處不少。識得此意。儘不謊忙矣。

與友

海寇從水路來。入門後破甕無餘矣。適老僕婦擎飯當門。賊劈手奪去。舔而食之。老婦餓。賊尤餓。大可笑也。所惜者。張文寺拱白居長歌一軸。古奧絕倫。是老父一幅山居圖。亦被賊劫去。遙想老父坐岱山書屋。不聞理亂。垂三十年。文寺先生策蹇過存。幅中茗椀。共對手。披白雲而嘻笑之。如在天上。呼余兄弟。煨鑪。窗。前。白。酒。釀。熟。酣。飲。數。杯。作。詩。拆。字。笑。語。如。畫。而。今。竟。爲。東。坡。海。外。文。章。也。惜。哉。

寫得幽曲

吳晉介茲江南上元人一所先生曾孫

東周雪客

趙清獻目一營伎命直宿老兵呼之兵去清獻周行  
室中日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從幕後出云某度相公  
此念不過一箇時辰便息故雖承命實未嘗往吾不  
難清獻當下挽回而難老兵認定清獻也此一個時  
辰正從古聖賢奸邪所分開頭後人既未必如清獻  
善自挽回又身畔恐亦無認得定之老兵不如耐此  
一個時辰千秋萬世而下何等受用

談理之文  
正當如是

紀映鍾再見

答栢鄉相公

揚猶龍方  
伯一字且  
亭

大篇春容淹雅篤摯剴切以且亭方伯之人之文躋  
之四君子可以無愧而先生憐才敦故摧琴挂劍之  
感亦槩見于一唱三歎腐心酸鼻之中昔劉文清公  
相業甚偉乃終身不知空同大復在當日已愧長沙  
今日更愧栢鄉矣

又

落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一語非

宰相不能言也

又

素書真偽。辯之屢屢。只意在納履。而不在于書。便已破的。又曰。或即子房所作。而托之黃石。文情搖曳。全得龍門之法。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

望如一守過客

程鄉風土。不知何如。聞元城先生曾居之。昔有鐵漢。今得過客。千載同心也。

龔賢 半千柴丈江南上元人 半畝園尺牘

辭屈翁山乞畫書

足下素無知畫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畫之明。倘足

下有知畫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畫。而並重余

詩也。惟足下素無知畫之明。而重余詩。此真知余詩

也。僕且不欲以余畫。而溷余詩。肯又以此溷足下哉。

倘足下必欲余畫。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

里。一至九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問渡江漢。凡世間

之。足泉片石古塚。遺碑無不攷之。於圖縱橫之於心。

目。僕將乞畫於足下。足下反欲溷余之餘。潘耶。此僕

此語正自破的

過客不愧此語

引入勝場

之所以寧負罪戾而不敢奉教也。

### 與張侍御

昨晤足下。問讀何書。曰正恨無醒快之書。曰何不讀十三經。廿一史。曰一覽長篇。便欲睡去。此語出之他人則可。柰何學古之士而亦徂此。近今淺陋之習乎。足下所謂醒快之書何等也。得無叢談秘笈稗雅卮言之類歟。此皆迂疎怪誕荒淫倦怠之人。悔失學於初年。寄無聊於末路者所為。曾何益于身心。夫六經諸史。天下極醒快之書也。倘足下與僕數晨夕。僕將

極腐極正  
經語

與足下商訂千古。日不暇給。肯使足下靡歲月於無益之篇章乎。倘足下不以余言為謬。當留連三代。究極天人。吾知足下他日再遇唐以後書士。直棄之矣。足下與僕非汎交。故不覺其言之盡。

### 與周雪客

天之妒才甚矣。吟詩應有罪。信不誣也。因思我輩之窮。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奪盡。是以久而愈惜。我輩即從今日不識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頃在枕上。勘破蒼公

可識半千  
滿腹牢騷

之處分如此。因寓書於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兩句。好詩亦不枉為天之罪人也。

張 惣 僧持南邨江南江寧人

### 與石潮和尚

接手教。知師知南邨之貧。然南邨近日却復不同。當時實不自知為貧。如在痛醉中。亦如在鼾睡中。雖雷霆迅激。山嶽震動。了不覺知。邇來如醉忽醒。如睡忽寤。痛分明。癢分明。癢不食則知饑。不衣則知寒。第饑寒親切。處與飽煖親切。處一無異也。向者知耐得饑。耐得寒。今者則不必定饑。不必定寒。且願盡大地。人不饑。不寒。不止不饑。不寒。而且願以無上妙味。無縫天衣。供養如來。與一切善知識。暨諸生平師友。蓋自南邨今日之知貧始也。此中受用。正自不盡。何煩排遣。所謂朋友妻子不得而知者。是也。吾師知我。幸更進以教我。

### 答陳坦山明府

蒙示交半僧妓圖索題。初愕然。意不欲着筆。既復思之。翁之寄意遠矣。豈僅云名妓翻經。老僧釀酒。特向

蘿栖曰予  
舊有句云  
貧因知濟  
世得南邨  
妙文為之  
快絕

禪乘妓女  
春風吊柳  
七爲此証  
佐

枯木寒崖作一轉語乎。南邨曰：此坦山絕交書也。念  
天下最冷淡者莫如僧，而僧猶時具俠腸。世間至輕  
薄者莫如妓，而妓乃多開俊眼，噫！青雲竟慚黃面鳥  
紗，偏讓紅顏怪哉。

與徐子孺

昨見令兄沂州種菜詩，大似空山長老所爲，奇特奇  
特。南邨孤介，慙直不肯向人，然夙有謁孔林登泰岱  
之想，以故人當道而裹足，廉吏亦可畏也。繫可懷也。

與櫟下先生

先生所著書無不從蠶叢見丘壑，令人開闢鮮新。昨  
聞刻板盡付祖龍爲之駭愕，此譬之王處仲頓驅婢  
妾，割絕恩愛，掃除一切葛藤，非古尊宿辣手不能也。  
從來焚人書者有之，未聞自焚其書者也。然先秦焚  
人之書，而人之書終傳；先生焚已之書，而書亦當更  
傳矣。嘗念梨棗未行之日，竹冊繁重難致，而當日山  
林樵牧皆胸中有書，近代收鬻頗易，卽翰墨子弟往  
往止架上有書，亦可感嘆。先生之書焚而書爭入人  
胸中，眼中亦一快哉。

翰言雅切

王 槩 安節東郭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位置一笠  
公復位置  
一汪子連  
自己位置  
在中巧於  
占地步

客指邗溝。問素心幾許。弟廼以庸庸者應。不欲一字及兄。客可知也。笠阿師舴艋破雪。自暱恐見其影。弟必欲強來覓晤。良以冰蛆雪鼠冷中生。動薇荷菁活風外。扶搖拒人者實能動人。遠我者亦復容我。故王生能久匿。一汪子能割愛。一汪子也。

答徐旅人

爾我於困憊。拂鬱中必欲事事求全於天地。其為吾兩人之天地。不亦難乎。且以吾儕之紕漏萬端。即使如來虛左。亦有許多不快活處。何若於方寸間。自鑄一天地。桃花雞犬一一具足。此外漁郎更欲於何處問津哉。

胡其毅

致果靜夫原名激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負若

自笑白嘲  
便見大道  
理

震旦山水茂於吳越。靈奧之區。高僧燈續舟壑。雖邈典型猶在。吾師負瓢笠冒霜露。青鞵布鞵。翛然獨往。豈易得哉。謝康樂謂衣食人生所資。山水性分所適。

說得世人  
真不能解  
其何故

今以所資之累奪其所適之性如我輩誠可浩嘆

答簡庵

札至。值弟病小愈。偃息竹房。秋霖晝暝。予思若有不  
懌者。讀秋原恨別十首。凄婉多風。深淺纖妖。各極其  
致。弟霍然心醉矣。或曰先生負至性風骨。磊落方營。  
谿南別墅。棲尋絃酒。何妮妮作兒女子語。不知古人  
深情。一往蕭騷。遐寄不掩絕代風流。柴桑所以賦閒  
情也。弟肯強作解事。如梁昭明乎。一笑。

劉

然

黎先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友聲閣集

東曹顧菴太史

當今名擅風雅者。必曰其人長於詩詞。詩與詞惡可  
合而一之。與東坡文章遠過淮海山谷。獨至填詞。不  
得不遜二公一籌。蓋資力各有所限也。大抵詩取其  
堅老。而詞則取其嫵媚。詩取其蘊籍。而詞則取其逗  
露。詩取其體氣之高妙。而詞則取其丰致之踴躍。譬  
諸神仙天女。兩相輝映。舉止態度之間。必大有不同。  
者在也。惟姑射山中。人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庶  
幾兼二者之長。公詩詞合度。殆若是與。今日舍王西

不獨詞氣  
軒舉其品  
騰顧庵詩  
詞亦自不  
苟



樵先生而外無與匹者

與徐子立

立崖岸三字書生使氣語耳自足下一番快論遂令  
 人心冰釋今天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多矣其意  
 中何嘗不作崖岸觀乎究之胸無定見一遇錯節盤  
 根遂至褫魂奪魄而向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非  
 真有崖岸在也不過虛立門戶欲以鼠嚇天下焉耳  
 庸詎知天下士而可以受其鼠嚇乎今山之高也不  
 見其層崖也海之大也不測其畔岸也至於一丘一  
 垤則無處無崖岸矣今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其  
 崖岸大抵皆丘垤之類而非山海之類也總之天下  
 士未立崖岸先審器識器識一定以韋布而誦王公  
 以詩書而輕軒冕可也卽或和光同塵與世無忤亦  
 未始非大力量大手段人耳此中針芥當與明眼人  
 辨之

吳宏 遠度竹史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升

僕聞導嚮聾者必俯仰而指攜啓愚滯者亦提耳而

類見深廣  
 願與天下  
 士共勉之

舉掌君其多方善誘之。

與減齋

此其人筆墨依然故步。所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也。

所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也。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

公亦不妨並存之。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無損于公也。

羅

燿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食空羹而無飯具曾何益乎。

與減齋

弇州門客多。史料諸書未必盡成其手。故其間與前人所傳不無同異。故大司馬孫公鑛嘗謂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作史之難如此。

汪洪度

于鼎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往往從友人處見公画便如遊一名山夢魂猶在烟

霞間也。十年牖下。弗獲壯遊。不意宇宙間。名山反得閱。歷八九。然非已物。雖閉目。可彷彿。終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耳。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千里見寄。披閱之餘。蓮華雲門諸峰。翠靄清涼。令我應接不暇。腐儒買得一山。便足以驕南面矣。何快如之。

倪

燦

閩昭閩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鼯之毛。躬之賊。揚子測之曰。翡翠狐鼯好作咎也。好作咎三字。讀之使人凜然。

與人

經云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君謂此君能辨別文字。愚意亦蟲之食木耳。終不敢唱言此君能辨別文字。

余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硯山草堂集

與楊炯伯

弟詩已得七十首。未知佳什得幾。急望鈔示。乃逡巡不肯出。得毋尹邢相見。孫劉下階時耶。

論文論詩  
總不隨人  
轉移

汲引人才  
長沙實有  
婆心

與友人

三百年間。於古文服歸熙甫。於時文服金正希。於画服沈啓南。於字服董思白。於詩則辨香。未有所屬也。或者曰。不有北地信陽乎。不有瑯琊歷下乎。下此者。不有公安竟陵乎。僕應之曰。唯唯否否。毋已。則長沙乎。長沙執魁柄以奔走天下。汲引人才。若不及其為。詩淡宕綿邈。有情有韻。不乖風騷之旨。或者曰。子之論。每况愈下矣。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何哉。僕曰。唯唯否否。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足下以為何如。

與李過廬

足下選八家文。命弟每集作一序。又命作一總序。弟

謗劣。其何敢當。昔宋士人置一婢妾。言是蔡太師厨中人。士促命作包子。辭曰。我乃包子局中縷蔥絲者。弟

但解縷蔥絲。不解作包子。海內鉅公。固不乏。足下盍往求作序以冠之。不然。太師厨中包子。手定當笑。縷蔥絲之妄作也。如何如何。

胡玉昆 元潤褐公江南江寧人

雅謔

與減齋

賈子云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今人聞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黃蘗湯反使含蹙

胡禹冀

螭贊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公嫌此君文筆之亂

冀

謂此君文如火燒乾竹林大

有音聲在公以為然否

周銘

鹿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其人雖微乎然氣足畏鳥有沸波者河泊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君其善遇之

又

此豈悠悠可避吾聞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高岑

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君不妨寬以居之大智度所云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一人在邊亦得香氣于香無損二主無失

曼昭著作  
散失賴蔚  
生少存其  
一二

聞藏書富  
須雜以此  
種以避火  
災則老蓮  
正以此圖  
作佛事

雨吉以画  
名而筆致  
楚楚乃爾

也。

與減齋

曼翁先生詩所謂梅檀樹根葉俱香也。正難去取。公定之。

鄒喆 方魯江南江寧人滿字隱君子

與陶菴

同人共稱老蓮秘戲圖奇幻無倫。喆謂佛經云画篋巧工所成中盛臭穢種種不淨殆此類歟不意老蓮淪入惡趣乃爾吾不欲觀之矣。

樊圻 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天多哀志士福不降淫人我輩知自勉矣。

高遇 雨吉江南江寧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周雪客

掬水所以多于海水者為其足以濟人饑渴之命也。海雖大徒令人望洋而嘆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周在梁 園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讀數語誰  
謂時藝可  
廢

僕讀時藝人也。承問無可以益足下。無已請卽以時藝對。餘姚呂君幼陶淑成應科試友直友諒友多聞。時藝云無性情之人不必與之周旋。無學問之人不可置諸左右。王茂遠自超子以四教時藝云六經並設。專一經已成大雅之儒。五倫並垂缺一倫不可與斯文之列。讀書行已盡于斯矣。僕讀時藝人也。敢卽以時藝對。



結隣集卷之十五終

程